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　履　臨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第二分阿㝹夷經第十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冥寧國阿㝹夷
土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
時世尊著衣持鉢入阿㝹夷城乞食
尒時世尊默自念言我今乞食於時
如早今宜往詣房伽婆梵志園觀比
須時至然後乞食尒時世尊即詣彼
園時彼梵志遥見佛来即起奉迎共
相問訊言善来瞿曇不面来久今以
何緣乃能屈顧唯願瞿曇就此處坐
尒時世尊即就其坐時彼梵志於一
面坐白世尊言先夜隷車子善宿比
丘来至我所語我言大師我不於佛
所修梵行也所以然者佛踈外我彼
人見向說瞿曇過雖有此言我亦不
受佛告梵志彼善宿所言知汝不受
耳昔我一時在毗舍離獼猴池側集
法堂上時此善宿来至我所語我言
如来外我我不於如来所修梵行也
我時告曰汝何故言我不於如来所

修梵行[illegible]

我時告曰汝何故言我不於如來所

修梵行如来外我耶善宿報我言如来不為我現神足變化時我語言吾可請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為汝現神足耶復當語我如来當為我現神足變化然後我當修梵行耶時善宿報我言不也世尊佛告善宿我亦不語汝言汝於我法中淨修梵行當為汝現神足變化汝亦不言為我現神足者當修梵行云何善宿如汝意者謂如来能現神足不能現耶我所說法彼法能得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来能現神足非為不能所可說法能得出要盡諸苦際非為不盡是故善宿我所說法修梵行者能現神足非為不能出要離苦非不能離汝於此法欲何所求善宿言世尊不能隨時教我我父秘術世尊盡知恡不教我佛言善宿我頗曽言汝於我法中修梵行者教汝父術耶汝頗復言教我父術者當於佛所修梵行耶荅曰不也是故善宿我先無此言汝亦無言今者何故作此語耶云何善宿汝謂如来能說汝

此語耶云何善宿汝謂如來能說汝

父秘術為不能說耶所可說法能得
出要盡苦際不耶善宿報言如来能
說父之秘術非為不能說法出要能
盡苦際非為不能佛告善宿若我能
說汝父秘術亦能說法出要離苦汝
於我法中復欲何求又告善宿汝先
於毗舍離跋闍土地無數方便稱歎
如来稱歎正法稱歎衆僧譬如有人
八種稱歎彼清涼池使人好樂一冷
二輕三柔四清五甘六無垢七飲無
猒八便身汝亦如是於毗舍離跋闍
土稱歎如来稱歎正法稱歎衆僧使人
信樂善宿當知今汝退者世間當復
有言善宿比丘多有知識又是世尊
所親亦是世尊弟子不能盡形淨修
梵行捨戒就俗處卑陋行梵志當知
我時偤語不順我教捨戒就俗梵志
一時我在獼猴池側法講堂上時有
尼乹子字伽羅樓在彼處止人所宗
敬名稱遠聞多有知識利養備具時
善宿比丘著衣持鉢入毗舍離城乞
食漸漸轉到尼乹子所尒時善宿以
深遠義問尼乹子彼不能荅便生瞋

恚善宿自念我嬈此人將無長夜有
苦惱報耶梵志當知時善宿比丘於
乞食後執持衣鉢來至我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善宿尒時亦不以此緣
告我我語之曰愚人汝寧可自稱為
沙門釋子耶善宿尋報我言世尊何
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我
告之曰愚人汝曾往至尼乾子所問
深遠義彼不能報便生瞋恚汝時自
念我今觸此尼乾將無長夜有苦惱
報耶汝有是念不善宿白佛言彼是
羅漢何緣乃有此嫉恚心我時荅曰
愚人羅漢何緣有嫉恚心非我羅漢
有嫉恚心汝今自謂彼是羅漢彼有
七苦行長夜執持何謂七一盡形壽
不著衣裳二盡形壽不飲酒食肉而
不食飯及與麨麵三盡形壽不犯梵
行四盡形壽毗舍離有四石塔東名
憂園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
七聚塔盡形不離四塔為四苦行而
彼後當犯此七苦行已於毗舍離城
外命終辟如野干疥癩衰病死丘塚
間彼尼乾子亦復如是自為禁法後

盡犯之本自誓言盡形不著衣服後
還著衣本自誓言盡形壽不飲酒噉
肉不食飯及麨麪而後盡食本自誓
言不犯梵行而後亦犯本言不越四
塔東憂園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
聚塔今盡違離不復親近彼人自違
此七誓已出毗舍離城塚間命終佛
告善宿曰愚人汝不信我言汝自往
觀自當知耳佛告梵志一時比丘善
宿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還出
城於空塚間見尼乾子於彼命終見
已來至我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不
以此事而語我言梵志當知我亦時
語善宿曰云何善宿我先所記尼乾
子如我語不對曰如是如世尊言梵
志當知我與善宿現神通證而彼言
世尊不為我現又一時我在冥寧國
白土之邑時有尼乾子名究羅帝在
白土住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得利
養時我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善宿
比丘隨我後行見究羅帝尼乾子在
糞阜上伏舐糠糟梵志當知時善宿
比丘見此尼乾子在糞阜上伏舐糠
糟已作是念言世間諸有阿羅漢向

比丘見此尼乾子在糞阜上伏舐糠
糟已作是念言世間諸有阿羅漢向
阿羅漢道者無有及此此尼乾子其
道最勝所以者何此人苦行乃能如
是除捨憍慢於糞阜上伏舐糠糟梵
志時我右旋告善宿曰汝意愚人寧
可自稱為釋子耶善宿白佛言世尊
何故稱我為愚不應自稱為釋子耶
佛告善宿言汝愚人觀此究羅帝蹲
糞阜上伏食糠糟汝見已作是念諸
世間阿羅漢及向羅漢者此究羅帝
最為尊上所以者何今此究羅帝乃
能苦行除捨憍慢蹲糞阜上伏舐糠
糟汝有是念不荅言實尒善宿又言
何故世尊於阿羅漢所生嫉妬心佛
告愚人我不於羅漢所生嫉妬心何
為於羅漢所生嫉妬心汝今愚人謂
究羅帝真阿羅漢此人却後七日當
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常苦飢餓
其命終後以葦索繫抴於塜間汝若
不信者可先往語之時善宿即往詣
究羅帝所語言彼沙門瞿曇記汝却
後七日當腹脹命終生起屍餓鬼中
死已以葦索繫抴於塜間善宿復白

長阿含卷第十一　第七丈　臨

汝當自食勿使彼言當也梵志當知

汝當省食勿使彼言當也梵志當知
時究羅帝至滿七日腹脹而死即生
起屍餓鬼中死屍以葦索繫抴於塚
間尒時善宿聞佛語已屈指計日至
七日已時善宿比丘即往至裸形村
中到已問其村人曰諸賢究羅帝今
何所在報曰已取命終問曰何患命
終耶荅曰腹脹問曰云何殯送荅曰
以葦索繫抴於塚間梵志時善宿聞
此語已即往塚間欲至未至時彼死
屍並動膝脚忽尒而蹲時彼善宿故
前到死屍所語言究羅帝汝命終耶
死屍荅言我已命終問曰汝以何患
命終死屍荅言瞿曇記我七日後腹
脹命終我如其言至滿七日腹脹命
終善宿復問汝生何處屍即報言彼
瞿曇所記當生起屍餓鬼中我今日
生起屍餓鬼中善宿問曰汝命終時
云何殯送屍荅曰瞿曇所記以葦索
繫抴於塚間實如彼言以葦索繫抴
於塚間時死屍語善宿曰汝雖出家
不得善利瞿曇沙門說如此事汝常
不信作是語已死屍還卧梵志時善

不信作是語已死屍還臥梵志時善

宿比丘來至我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不以此緣語我我尋語曰如我所
記究羅帝者實尒以不荅曰實尒如
世尊言梵志我如是數數為善宿比
丘現神通證而彼猶言世尊不為我
現神通佛告梵志我於一時在獼猴
池法講堂上時有梵志名曰波梨子
在彼處止人所宗敬名稱遠聞多有
利養於毗舍離大衆之中作如是說
沙門瞿曇自稱智慧我亦智慧沙門
瞿曇自稱神足我亦有神足沙門瞿
曇得超越道我亦得超越道我當與
彼共現神足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沙
門現二我當現四沙門現八我現十
六沙門現十六我現三十二沙門現
三十二我現六十四隨彼沙門所現
多少我盡當倍梵志時善宿比丘著
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波梨梵志於大
衆中作如是說沙門瞿曇自稱智慧
我亦智慧沙門瞿曇自稱神足我亦
有神足沙門瞿曇得超越道我亦得
超越道我當與彼共現神足沙門現
一我當現二沙門現四我當現八乃至

一我當現二沙門所現四我當現八乃至

隨沙門所現多少我盡能倍時善宿比丘乞食已来至我所頭面礼一面坐語我言我於晨朝着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聞毗舍離波梨子於大衆中作是説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神足我亦有神足瞿曇現一我當現二乃至隨瞿曇所現多少我盡能倍具以此事而来告我我語善宿言彼波梨子於大衆中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来至我所者終無是處若彼作是念我不捨此語不捨此見不捨此慢而至沙門瞿曇所者彼頭即當破為七分欲使彼人不捨此語不捨見慢而能来者無有是處善宿言世尊護口如来護口佛告善宿汝何故言世尊護口如来護口善宿言彼波梨子有大威神有大德力脫當来者將無現世尊虚耶佛告善宿如来所言頗有二耶對曰無也又告善宿若無二者汝何故言世尊護口如来護口善宿白佛言世尊為自知見彼波梨子為諸天衆語佛言我亦自知亦諸天来語

天衆諸佛言我亦自知亦諸天衆諸

故知此毗舍離阿由大將身壞命終
生忉利天彼來語我言波梨梵志子
不知羞慚犯戒妄語在毗舍離於大
衆中作如是誹謗言阿由陀大將身
壞命終生起屍鬼中然我實身壞命
終生忉利天波梨子我先自知亦諸
天來語故知佛告愚人善宿汝不信
我言者入毗舍離隨汝唱之我食後
當往詣波梨梵志子所佛告梵志時
彼善宿過其夜已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彼善宿向毗舍離城中衆多婆
羅門沙門梵志具說此言波梨梵志
子於大衆中說如此言沙門瞿曇有
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沙門瞿曇有
大威力我亦有大威力沙門瞿曇有
大神足我亦有大神足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乃至沙門隨所現多少我盡
當倍而今沙門瞿曇欲詣彼波梨子
所汝等衆人盡可詣彼時波梨梵志
在道而行善宿見已速詣其所語言
汝於毗舍離大衆中作如是言沙門
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大智慧乃至
沙門瞿曇隨所現神足多少我盡當

沙門瞿曇隨所現神足多少我盡當

倍瞿曇聞此言今欲來至汝所汝可
速歸報言我當歸耳我當歸耳作此
語已尋自惶懼衣毛為竪不還本處
乃詣道頭婆梵志林中坐繩牀上愁
悶迷亂佛告梵志我於食後與衆多
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詣波梨
子住處就座而坐於彼衆中有梵志
名曰遮羅時衆人喚彼遮羅而告之
曰汝詣道頭林中語波梨子言今衆
多隸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
汝林衆共議言梵志波梨於大衆中
自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
有大智慧乃至瞿曇隨現神足多少
我盡能倍沙門瞿曇故來至汝林中
汝可來看於是遮羅聞衆人語已即
詣道頭林語波梨子言彼衆多隸車
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在汝林
衆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衆中自
唱此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神足隨現
多少我盡能倍瞿曇今在彼林中波
梨今者寧可還也尒時波梨梵志即
報遮羅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

牀上轉側不安尒時繩牀復著其足

報遮羅曰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

牀上轉側不安尒時繩牀復著其足
彼乃不能得離繩牀況能行步至世
尊所時遮羅語波梨子言汝自無智但
有空聲爲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
此繩牀何由能得至大衆所呵責波
梨子已即還詣大衆所報言我以持
衆人聲往語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
當歸即於繩牀上動轉其身牀即着
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離其繩牀何
由能得來到此衆尒時有一頭摩隷
車子在衆中坐即從座起偏露右臂
長跪叉手白彼衆言大衆小待我今
自往將彼人來佛言我尒時語頭摩
隷車子言彼人作如是語懷如是見
起如是慢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
是處頭摩子正使汝以革繩重繫群
牛共挽至彼身碎彼終不能捨如是
語如是見如是慢來至我所若不信
我言汝往自知尒時頭摩隷車子故
往至波梨子所語波梨子言衆多隷
車沙門婆羅門梵志居士盡集汝林
衆共議言梵志波梨子於大衆中口
自唱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自謂言沙門瞿曇有大智慧我亦有

大智慧乃至沙門瞿曇現其神足隨所現多少我盡能倍瞿曇沙門今在彼林汝可還歸尒時波梨子即報言當歸當歸作是語已於繩牀上動轉其身尒時繩牀復著其足彼乃不能自離繩牀況復行步至世尊所時頭摩語波梨子言汝自無智但有空聲為言當歸當歸尚自不能離此繩牀何由能得至大衆所頭摩復語波梨子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乃往久遠有一師子鹿王在深林中住師子清旦初出窟時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而食波梨子彼師子鹿王食已還林常有一野干隨後食殘氣力充足便自言彼林師子竟是何獸能勝我耶今寧可獨擅一林清旦出窟四向顧望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擇肉而食耶彼尋獨處一林清旦出窟奮迅三吼然後遊行欲師子吼作野干鳴波梨子汝今亦尒蒙佛威恩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競時頭摩子以偈責數曰

野干稱師子　自謂為鹿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獨處於空林　自謂為鹿王

野干稱師子 自謂爲鹿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獨處於空林 自謂爲鹿王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跪地求穴鼠
穿塚覓死屍 欲作師子吼 還出野干聲

頭摩告曰汝亦如是蒙佛恩力存生於世得人供養而今更與如來共競時彼頭摩子以四種喩面呵責已還詣大衆報言我以持衆人聲喚波梨子彼報我言當歸當歸即於繩牀上動轉其身牀即著足不能得離彼尚不能自離繩牀何由能得來到此衆尒時世尊告頭摩子言我先語汝欲使此人來至佛所無有是處正使汝以繩草重繫群牛共挽至身碎壞彼終不肯捨如是語如是見慢來至我所梵志時我即與彼大衆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於彼衆中三師子吼身昇虛空還詣本處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世間梵自在天所造我問彼言一切世間實梵自在天所造耶彼不能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我報彼言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有餘衆生命盡行盡從光音天命終乃更生餘空梵處於彼起愛生樂著心

更生餘空梵處於彼起愛生樂著心
復欲使餘衆生来生此處其餘衆生

命盡行盡復生彼處時彼衆生自作
是念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無作
我者我能盡達諸義所趣於千世界
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
父母我先至此獨一無侶由我力故
有此衆生我作此衆生彼餘衆生亦
復順從稱為梵王忽然而有盡達諸
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
妙第一為人父母先有是一後有我
等此大梵王化作我等此諸衆生隨
彼壽終来生此間其漸長大剃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為道彼入定意三
昧隨三昧心憶本所生彼作是語此
大梵天忽然而有無有作者盡達諸
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
妙第一為人父母彼大梵天常住不
移無變易法我等梵天所化是以無
常不得久住為變易法如是梵志彼
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各言彼梵自
在天造此世界梵志造此世界者非
彼所及唯佛能知又過此事佛亦盡
知雖知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

知雖知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
知之以平等觀無餘解脫名曰如来

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言
戲笑懈怠是衆生始我語彼言云何
汝等實言戲笑懈怠是衆生始耶彼
不能報逆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時
我報言或有光音衆生喜戲笑懈怠
身壞命終来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
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
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言
彼餘衆生不喜戲笑常在彼處永住
不變由我等數喜戲笑致此無常為
變易法如是梵志彼沙門婆羅門以
是緣故言戲笑是衆生始如是佛盡
知之過是亦知知而不著已不著苦
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之已平等觀
無餘解脫名曰如来佛告梵志或有
沙門婆羅門言失意是衆生始我語
彼言汝等實言失意是衆生始耶彼
不知報還問我言瞿曇此事云何我
語彼言或有衆生展轉相看已便失
意由是命終来生此間漸漸長大剃
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
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

定三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便作是

言如彼衆生以不展轉相看不失意
故常住不變我等於彼數數相看已
便失意致此無常為變易法如是梵
志彼沙門婆羅門以是緣故言失意
是衆生始如此唯佛知之過是亦知
知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
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来佛
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言我無因
而出我語彼言汝等實言本無因出
耶彼不能報逆来問我我時報曰或
有衆生無想无知若彼衆生起想則
便命終来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
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便入心定三
昧以三昧力識本所生彼作是語我
本無有今忽然有此世間本無今有
此實餘虛如是梵志沙門婆羅門以
此緣故言無因出唯佛知之過是亦
知知已不著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
知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来
佛告梵志我所說如是或有沙門婆
羅門於屏處誹謗我言沙門瞿曇自
稱弟子入淨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
淨不遍知淨然我不作是說我弟子

淨不遍知淨然我不作是說我弟子

入淨解脫成就解脫彼知清淨不遍
知淨梵志我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
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是時
梵志白佛言彼不得善利毀謗沙門
瞿曇言沙門自言我弟子入淨解脫
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不遍知淨然世
尊不作是語世尊自言我弟子入淨
解脫成就淨行彼知清淨一切遍淨
又白佛言我亦當入此淨解脫成就
淨行一切遍知佛告梵志汝欲入者
甚為難也汝見異忍異行異欲依餘
見入淨解脫者難可得也但使汝好
樂佛心不斷絕者則於長夜常得安
樂尒時房伽婆梵志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善生經第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
山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尒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時羅閱祇城內有長者子名曰善
生清旦出城詣園遊觀初沐浴訖舉
身皆濕向諸方禮東西南北上下諸
方皆悉周遍尒時世尊見長者善生

方皆恚周遍尒時世尊見長者善生

詣園遊觀初沐浴訖舉身皆濕向諸
方礼世尊見已即詣其所告善生言
汝以何緣清旦出城於園林中舉身
皆濕向諸方礼尒時善生白佛言我
父臨命終時遺勑我言汝欲礼者當
先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我奉
承父教不敢違背故澡浴訖先叉手
東面向東方礼南西北方上下諸方
皆恚周遍尒時世尊告善生曰長者
子有此方名耳非為不有然我賢聖
法中非礼此六方以為恭敬善生白
佛言唯願世尊善為我說賢聖法中
礼六方法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
思念之當為汝說善生對曰唯然願
樂欲聞佛告善生若長者長者子知
四結業不於四處而作惡行又復能
知六損財業是謂善生長者長者子
離四惡行礼敬六方今世亦善後獲
善報今世根基後世根基於現法中
智者所稱獲世一果身壞命終生天
善處善生當知四結行者一者殺生
二者盜竊三者婬逸四者妄語是四
結行云何為四處一者欲二者恚三

結行云何為四處一者欲二者恚三

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敬親其
子云何為五一者制子不聽為惡二
者指授示其善處三者慈愛入骨徹
髓四者為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
給所須善生子於父母敬順恭奉則
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弟子欲奉
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給侍
所須二者礼敬供養三者尊重戴仰
四者師有教勅敬順無違五者從師
聞法善持不忘善生夫為弟子當以
此五法敬事師長師長復以五事敬
視弟子云何為五一者順法調御二
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問令善解
義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以所知誨
授不悋善生弟子於師長敬順恭奉
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夫之敬
事亦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相待以
礼二者威嚴不媟三者衣食隨時四
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善生夫
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
敬於夫云何為五一者先起二者後
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
旨善生是為夫之於妻敬待如是則

言善生是為夫之於妻敬待如是則

為懈墮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懈墮不
已其家財業日日損減佛說是已復
作頌曰

迷惑於酒者　還有酒伴黨　財產正集聚
隨已復散盡　飲酒無節度　常喜歌舞戲
晝則遊他家　因此自陷墜　隨惡友不改
誹謗出家人　邪見世所嗤　行穢人所黜
好博著外色　但論勝負事　親要無返復
行穢人所黜　為酒所荒迷　貧窮不自量
輕財好奢用　破家致禍患　擲博群飲酒
共伺他婬女　翫習卑鄙行　如月向於晦
行惡能受惡　與惡友同事　今世及後世
終始無所獲　晝則好睡眠　夜覺多悕望
獨昏無善友　不能修家務　朝夕不肯作
寒暑復懈墮　所為事不究　亦復毀成功
若不計寒暑　朝夕勤修務　事業無不成
至終無憂患

佛告善生有四怨如親汝當覺知何
謂為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
順四者惡友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
云何為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少
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為利故親
是為畏伏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

是為畏伏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

六失云何為六一者財產日耗二者
鬪勝生諍三者智者所責四者人不
敬信五者為人疎外六者生盜竊心
善生是為博戲六失若長者長者子
博戲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放蕩
有六失一者不自護身二者不護財
貨三者不護子孫四者常自驚懼五
者諸苦惡法常自纏身六者喜生虛
妄是為放蕩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放
蕩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善生迷
於伎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
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內早五者多
羅槃六者首呵那是為伎樂六失若
長者長者子伎樂不已其家財產日
日損減惡友相得復有六失一者方
便生欺二者好喜屏處三者誘他家
人四者圖謀他物五者財利自向六
者好發他過是為惡友六失若長者
長者子習惡友不已其家財產日日
損減懈墮有六失一者富樂不肯作
務二者貧窮不肯勤修三者寒時不
肯勤修四者熱時不肯勤修五者時
早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

身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

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善惡斯順二
者有難捨離三者外有善來密止之
四者見有危事便排濟之是為美言
親四事敬順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
一者先誑二者後誑三者現誑四者
見有小過便加杖之是為敬順親四
事惡友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
飲酒時為友二者博戲時為友三者
婬逸時為友四者歌舞時為友是為
惡友親四事世尊說此已復作頌曰
畏伏而強親　美言親亦尒　敬順虛誑親
惡友為惡親　此親不可恃　智者當覺知
宜速遠離之　如避于嶮道
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為
人救護云何為四一者止非二者慈
愍三者利人四者同事是為四親可
親多所饒益為人救護當親近之善
生彼止非有四事多所饒益為人救
護云何為四一者見人為惡則能遮
止二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
者示人天路是為四止非多所饒益
為人救護復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見
利代喜二者見惡代憂三者稱譽人
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為四

利代喜二者見惡代憂三者稱譽人
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為四
慈愍多所饒益為人救護利益有四
云何為四一者護彼不令放逸二者
護彼放逸失財三者護彼使不恐怖
四者屏相教誡是為四利人多所饒
益為人救護同事有四云何為四一
者為彼不惜身命二者為彼不惜財
寶三者為彼濟其恐怖四者為彼屏
相教誡是為四同事多所饒益為人
救護世尊說是已復作頌曰
制非防惡親　慈愍在他親　利人益彼親
同事齊已親　此親乃可親　智者所附近
親中無等親　如慈母親子　若欲親可親
當親堅固親　親者戒具足　如火光照人
佛告善生當知六方云何為六方父
母為東方師長為南方妻婦為西方
親黨為北方僮僕為下方沙門婆羅
門諸高行者為上方善生夫為人子
當以五事敬順父母云何為五一者
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
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
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
所為正業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
者怖四者癡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

所為正業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

者怖四者癡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
處而作惡者則有損耗佛說是已復
作頌曰
欲瞋及怖癡　布此四法者　名譽日損減
如月向于晦
佛告善生若長者長者子於此四處
不為惡者則有增益介時世尊重作
頌曰
於欲恚怖癡　不為惡行者　名譽日增廣
如月向上滿
佛告善生六損財業者一者躭湎於
酒二者博戲三者放蕩四者迷於伎
樂五者惡友相得六者懈墯是為六
損財業善生若長者長者子解知四
結行不於四處而為惡行復知六損
財業是為善生於四處得離供養六
方今善後善今世根基後世根基於
現法中智者所譽獲世一果身壞命
終生天善處善生當知飲酒有六失
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諍四者
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
日損善生若彼長者長者子飲酒不
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善生博戲有

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善生博戲有
彼方安隱無有憂畏善生夫為人者
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為五一者
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
五者不欺善生是為五事親敬親族
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為五
一者護放逸二者護放逸失財三者
護恐怖者四者屛相教誡五者常相
稱歎善生如是敬視親族則彼方安
隱無有憂畏善生主於僮使以五事
教授云何為五一者隨能使役二者
飲食隨時三者賜勞隨時四者病與
醫藥五者縱其休假善生是為五事
教授僮使僮使復以五事奉事其主
云何為五一者早起二者為事周密
三者不與不取四者作務以次五者
稱揚主名是為主待僮使則彼方安
隱無有憂畏善生檀越當以五事供
奉沙門婆羅門云何為五一者身行
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者以
時施五者門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
此五事供奉沙門婆羅門沙門婆羅
門當復以六事而教授之云何為六
一者防護不令為惡二者指授善處

一者防護不令為惡二者指授善處
三者教懷善心四者使未聞者聞五
者已聞能使善解六者開示天路善

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門婆羅門則彼
方安隱無有憂畏世尊說已重說
偈曰
父母為東方　師長名南方　妻婦為西方
親族為北方　僮使為下方　沙門為上方
諸有長者子　礼敬於諸方　敬順不失時
死皆得生天　惠施及軟言　利人多所益
同利等彼己　所有與人共　此四多負荷
任重如車輪　世間無此四　則無有孝養
此法在世間　智者所撰擇　行則獲大果
名稱遠流布　嚴飾於牀坐　供設上飲食
供給所當得　名稱遠流布　親舊不相遺
示以利益事　上下常和同　於此得善譽
先當習伎藝　然後獲財業　財業既已具
宜當自守護　出財未至奢　當撰擇前人
欺誑抵突者　寧乞未舉與　積財從小起
如蜂集眾花　財寶日滋息　至終無損耗
一食知止足　二修業勿怠　三當先儲積
以擬於空乏　四耕田商賈　澤地而置牧
五當起塔廟　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業
善修勿失時　如是修業者　則家無損減

財寶日滋長　如海吞眾流

以擬於空之　四耕田商賈　澤地而置收
五當起塔廟　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業
善修勿失時　如是修業者　則家無損減
財寶日滋長　如海呑衆流

第廿八丈　[illegible]

尒時善生白世尊言甚善世尊實過
本望踰我父教能使覆者得仰閉者
得開迷者得悟冥室燃燈有目得視
如来所說亦復如是以無數方便開
悟愚冥現清白法所以者何佛為如
来至真正覺故能開示為世明導今
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唯願世尊
聽我於正法中為憂婆塞自今日始
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
尒時善生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一